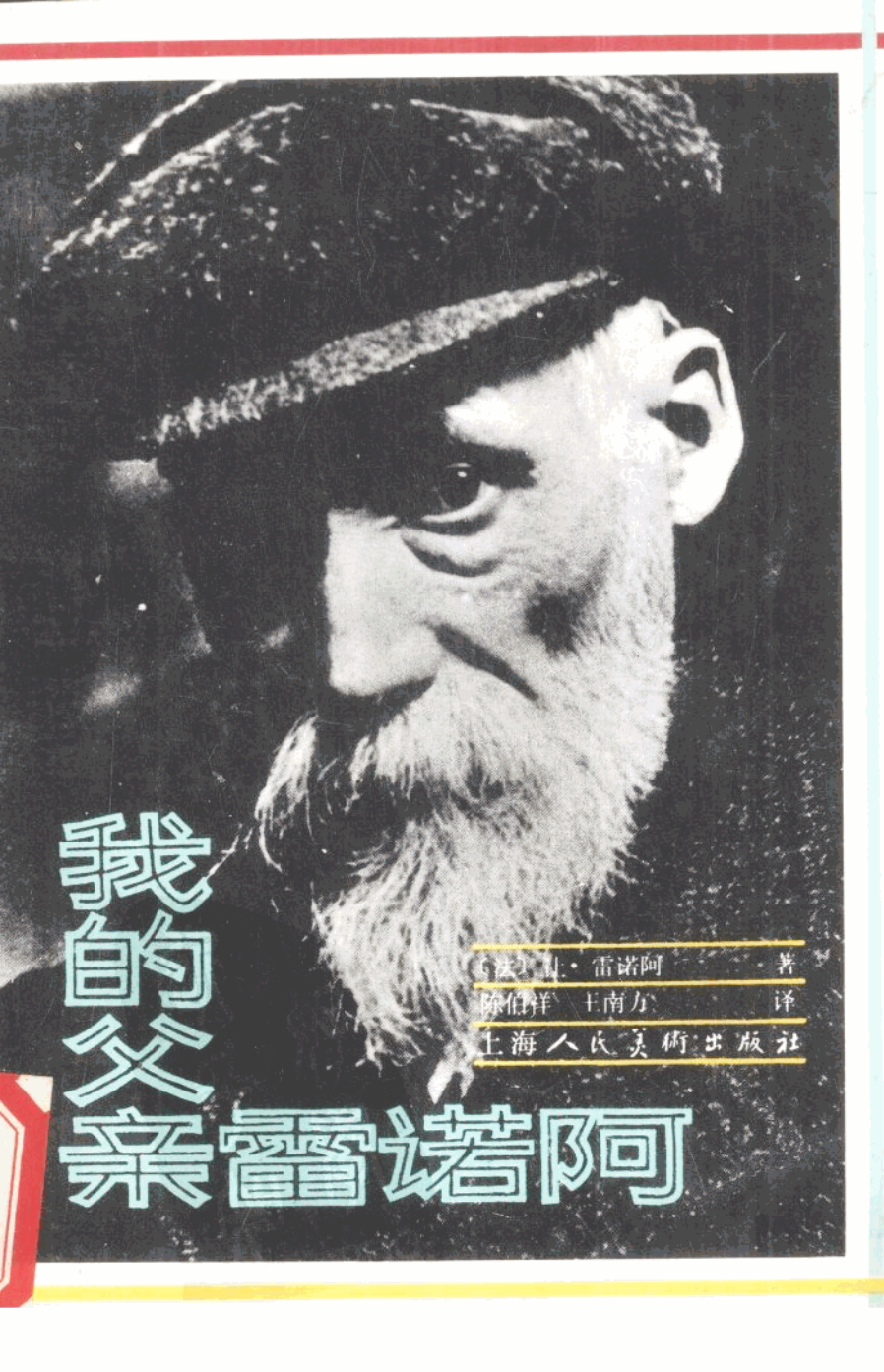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雷诺阿

〔法〕让·雷诺阿 著
陈伯祥 王南方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我的父亲 雷诺阿

〔法〕让·雷诺阿 著
陈伯祥 王南方 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我的父亲雷诺阿

(法) 让·雷诺阿著

陈伯祥 王南方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责任编辑: 卢杰

装帧设计: 赵宜生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 850×1165 1/32 印张 11.5 附图 36 幅 字数 300,000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8000

作者简介

让·雷诺阿，一八九四年生于巴黎，是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次子。就读于奈衣区圣克鲁中学。在普鲁旺斯艾克斯大学毕业后当过陶瓷工，后在骑兵部队中任军官。一九二四年起从事电影创作。一九五五年开始写话剧剧本，主要剧作有《奥尔威》（1955年）、《卡罗拉》（1960年），并且把克里福·奥代的剧本《大刀》搬上银幕。一生导演过三十五部电影，为法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由他导演的最有名的电影有：

母狗（1931年）

从落水中救出来的布第（1932年）

包法利夫人（1934年）

贫民窟（1936年）

郊游（1936年）

幻想（1937年）

赌博规则（1939年）

南方人（1945年）

大河（1950年）

金马车（1953年）

法国康康舞（1954 年）

下士被捕（1962 年）

让·雷诺阿小剧院（1969 年）

让·雷诺阿于一九三六年获路易·德吕克奖，一九三七年、一九四六年及一九五一年获两年一度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奖，一九五五年获电影学院大奖，一九六三年其著作《我的父亲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获夏尔·布朗奖。一九七九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他的寓所白福雷山庄逝世。

目 录

作者简介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93)
第三章	(174)
第四章	(265)
雷诺阿年谱	(354)

第一章

一九一五年四月间，巴伐利亚一位神枪手的子弹射中了我的小腿。今天我得感谢他。因为伤势的缘故，我最终有机会去巴黎住院。我父亲也赶到巴黎，这样他离我就近了。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尼斯^①至巴黎的这趟旅行使他十分劳累，因此，是否要到医院去看望我，他总是犹豫不定。当我不需要再换药的时候，我轻而易举地得了回家疗养的许可。

是“女面包师”^②——我父亲的一个模特儿——给我开的门。一看见我的拐杖，她惊叫了一声。我们的厨子太路易丝也出现了，她从画室那边走过来。画室的门和卧室的门开向同一层楼梯的平台。她们两人亲过我之后对我说：“老板”正忙着画女面包师从罗歇朱阿大街人行道上买来的玫瑰。当我从出租汽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发现卖花女靠在小推车的轮子上。她就是战前的那个卖花女。从表面上看，除了刮北风时人们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外，一切依然如故。

我父亲坐在轮椅里等我，他不能走路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发觉他比我上次出发上前线时萎缩多了，然而仍然富有极其生动的表情。他听见了我在楼梯平台上的说话声，脸上闪烁着略带嘲弄人的幸福的笑容，他的眼睛似乎在说：“这一次他们没有打中你吧！”他几

①尼斯（Nice）：法国东南部城市和港口。——译注

②雷诺阿曾画过一幅题为《女面包师》的画，那位模特儿后来常与雷诺阿生活在一起。——译注

乎从容自如地把调色板交给大路易丝，然后说：“小心别滑倒！看门的为了隆重欢迎你，她打了地板蜡，很危险！”他朝两个女人转过身去吩咐道：“你们用大水冲一冲地板，要不然让①会摔倒的”。我和他亲吻，他的胡子顿时沾满了泪珠。他要一支香烟，我给他点燃了。我们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在我母亲从前坐的红玫瑰丝绒扶手椅上。大路易丝的哭泣声打破了沉寂的气氛。她和爱索瓦的妇女一样，哭的时候鼻子总抽搐得很厉害。爱索瓦是我母亲的家乡，也是大路易丝的出生地。她这样子使我们哈哈大笑，而她则生气地走开了。她那阵发性的泪水常常是我们家里开玩笑的笑料，我们说那是因为汤里的盐放得太多的缘故。“为了消磨时间”，雷诺阿又开始研究玫瑰花了。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那是所活像无主的房子，没有模特儿和女佣的欢声笑语，画早已被运到了加涅②，墙壁上和家具的格子里空空如也；我母亲的房间里散发出樟脑的气味。

过了几天，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了。我整日整日地看雷诺阿作画，当他放下画笔时，我们会一起谈论他所憎恨的这次愚蠢的战争。吃饭的时间到了，他被推到餐厅里。他没有一点食欲，可是他相信“照章办事”的重要性。我的哥哥皮埃尔已与演员维拉·赛吉纳结婚，他的胳膊被一颗子弹打中，现退伍在家。他和他的太太以及两岁的儿子克洛德常来这里吃午饭。他尽管受了伤，但他还是想重操演员这个旧业。天黑下来了，雷诺阿放下了手中的画笔，他对电灯光总存有几分疑虑。于是我们把他推进房间，然后，几乎总是我一个人，单独和他相处晚饭前后的几个小时。战争改变了巴黎人的风俗，很少有人走亲访友了。我平生第一次面对面地站在我父亲面前，意识到我已经从童年时代过渡到了成年人的阶段。我的伤口给予我一种平等的感觉。我只能靠拐杖行走。我们父子俩都是残疾人，差不多都是被囚禁在椅子上。雷诺阿不喜欢西洋跳棋，扑克又使他厌烦，国际象棋他倒满有兴趣，可是我的水平实在可怜，他打败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因此他的兴趣很快也就荡然无存。因为

①雷诺阿的第二个儿子，即本文作者让·雷诺阿。——译注

②加涅（Cagnes）：尼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雷诺阿在那里有一所住宅。——原注

职业的需要，他很少看书，一心想让他的眼睛像二十岁时一样敏锐。这样，我们只好聊天。他喜欢战争的故事，至少喜欢听暴露这场悲惨的战争的荒诞面的故事，特别是下面这段插曲竟然引得他仰天大笑。有一次，部队从阿拉撤退，我和其他六名龙骑兵奉命外出巡逻。我们从一座小山顶上发现，六个乌赫兰¹兵也在放哨。于是我们展开队形，部署兵力，每人间隔二十来米，胳膊紧紧地夹着长枪，准备瞄准射击。盘踞在对面小山上的德国兵也做出同样的架势。我们先是齐步走，然后快步走，最后飞速地往前冲去。当冲刺到离敌人一百多米远的地方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信心百倍，决心将刺刀尖插进对面那个骑兵的胸膛。我们一时都以为回到了弗朗索瓦一世²的时代和马俚昂冲锋陷阵的战场。双方相距的距离在缩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头戴波兰帽的德国士兵脸部紧张的表情，正如他们可以分辨出我们钢盔下面的紧张的脸部表情一样。在几秒钟之内，战事结束了。任凭我们如何勒紧缰绳，如何用力刺马，我们的马都不太愿意受刺激，它们散开了，把我们带到了长枪能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两支巡逻队相遇了，他们发疯似地奔过去，犹如骑士给几只正在吃草的绵羊表演既精彩但又不伤害人的马术一般。我们感到有点尴尬，返回到自己的防线，德国人也回到了他们的防线。

作为听我的战争故事的交换，雷诺阿向我讲述青少年时期的一些回忆。我——一个自信已经成为男子汉的人——正在发现一位不为人知的雷诺阿。父亲在借机去亲近他的儿子。现在想起来，我认为他是在简单明了地说明他的思想，便于我去理解。他的做法是成功的。在这几次交谈期间，一个儿童时代、青年和成年时代的雷诺阿的形象清晰地闪现在我面前。你们看，我完全有理由感谢刚才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位巴伐利亚士兵。有了他，我们父子间情谊的纽带才有可能连接起来。

我曾经常常责备自己没有在我父亲去世后立即将他的谈话公诸

¹ 乌赫兰 (Uhlán或hulan): 旧时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的枪骑兵。——译注

² 弗朗索瓦一世 (François I, 1494-1547): 法国国王 (1515-1547), 1515年对瑞士发动战争，在马俚昂取得大胜。——译注

于世。然而我现在不再认为这是件憾事。逝去的岁月和我个人的经历使我能更好地去理解他。总而言之，在那个时候，他其中的一个方面，即与他的天才有关的方面，我甚至连隐约的觉察都没有。我极崇拜他的绘画，然而那是一种盲目的崇拜。说句实话，我那时对绘画一窍不通，充其量对一般的艺术略知一二就已经算不错的了。我只看到世界的表面现象。青年是物质主义者。如今我才懂得，伟人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透过现象去观察，让我们丢掉一点物质的包袱。正像印度人说的那样，从物质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1.晚年的自画像

有人常常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令尊何许人也？”我现在把这一连串回忆和个人的印象奉献给读者，作为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答复。

我的祖父母很穷，然而我的父亲对他的童年有着美好的回忆。我深信雷诺阿没有篡改事实，他小时候的确是幸福的。他讨厌那些颠三倒四的话语，这在老年人身上是常有的事，他们喜欢美化过去的历史。雷诺阿崇尚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保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同时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脆弱性，对他的十九世纪同胞践踏遗产的奇怪的粗暴举动也了如指掌。在他看来，这些人的行为，正像一个腰板子还硬朗的病人，快乐地、然而又是确实无疑地走向慢性自我毁灭的一个又一个阶段。在他的脑海里，一九一四年的流血牺牲事件是我国历史舞台上的最后几幕中的一幕。因为缺演员，演出快要接近尾声了。他经不起一种自相矛盾的诱惑，补充说他并不反对能减少人口数字的试验性战争。“我们的人太多，结成了人群。在雅典时代，只有几千个……‘个人’。”当他说出“个人”这个字眼的时候，他眨了眨眼睛，他之所以谴责战争，是因为战争作了相反的选择：“高贵的人”被杀，“滑头”活了下来。“高贵的人，他们自有牺牲的嗜好，这倒并不是出于爱国主义精神，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勇气，那纯粹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让无名的替死鬼为他们送死而苟且偷安。其结

果是：滑头创造了历史……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啊！”当然，在雷诺阿的脑子里，所谓“高贵”的说法与出身没有丝毫的联系。关于他的身世问题，我将回过头来另作介绍。有关他对一九一四年大战的破坏力的看法，我想在这里补充一句：他根本没有扮演先知这一角色的意图。他轻度的忧虑常常溢于言表，那是他对生活热爱的一种表现方式。一切的毁灭，无论是人的、动物的、树木的和物的毁灭，都使他深恶痛绝。他不能宽恕拿破仑一世¹，因为据某些历史学家披露，拿破仑在焚烧爱洛城²之后说过这么一句话：“巴黎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它修复。”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一九四一年生于里摩日³，他的祖父弗朗索瓦·雷诺阿一八四五年死于该城。他祖父生前宣称自己出身于贵族世家，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被一位木鞋工人收养，取名雷诺阿。拿破仑失败后，国王于一八一五年重登宝座时，据说弗朗索瓦赶到巴黎，向负责审理被大革命剥夺了贵族身份案件的委员会陈诉，却被打发走了。他试图向国王路易十八请愿，可是陛下的卫士把他赶出了门外。这个故事在我们家族中众说纷纭。我祖父列奥那尔在圣德的岳父母对此信以为真，祖父他本人却并不那么看重贵族的称号。是否有希望收回富饶的土地或许是他更关心的问题。可是他相信不经过斗争，土地的占有者决不会轻易松手。要斗争必须付出代价。后来当我出世以后，当我们去鲁佛西看望隐居在一间小屋里的祖父母时，这个问题有时又摆到了桌面上。我姑妈丽莎的丈夫夏尔·勒莱想跟我父亲开个玩笑，我称他为“侯爵先生”。雷诺阿充耳不闻。更能吸引他的，不是家庭中的笑话，而是法兰西岛上的阳光和树木。上帝早就给予他在适当时候的装聋作哑的宝贵天赋。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心不在焉，而实际上这是他具有选择感受、切断

1 拿破仑一世 (Napoleon I, 1769—1821): 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 (1804—1814, 1815)。后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1821年病死于该岛。——译注

2 爱洛城 (Eylau): 今苏联加里宁格勒附近巴格拉季约诺夫斯克 (Bagrationovsk) 城。1807年2月，拿破仑一世迫使俄国与普鲁士打仗，该城损失惨重。——译注

3 里摩日 (Limoges): 法国中部城市，瓷器生产历史悠久。——译注

一切他认为无用的联系的本领的体现。他迥然不同于一个白日做梦的人。应当说，他的梦想是建立在对生活的敏锐的观察上的。为了更好地洞察现实，他把这种观察局限在几个明确的点上。

里摩日一位名叫亨利·雨共的作家，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雷诺阿诞生纪念日之际，在《里摩日人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画家与他故乡间关系的有趣的研究文章，这些关系几乎完全限于他在那里诞生这一事实。我在这里摘抄了雨共著作中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弄清我的家谱。雨共先生非常熟悉里摩日的风俗民情，并且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现援引如下：

我们现在一下子跳到了我的研究报告的倒数第二章，即有关婚姻这一部分。法兰西共和四年霜月二十四日（1796年），居住在里摩日“平等”分区科隆比埃街以制作木鞋为职业的成年公民弗朗索瓦·雷诺阿，与已故木工约瑟夫·雷尼埃的合法次女、女公民安娜·雷尼埃结婚……第一证婚人是位朋友，另外三名证婚人是新娘的亲戚。

雨共先生在圣米歇尔·德·里永堂区教堂里很容易找到了安娜·雷尼埃的洗礼证书以及有关她家的很多其他资料，但他为弗朗索瓦·雷诺阿造花名册时遇到了困难。上面提到的结婚证书上无法提及新郎父母的名字。当他徒然地查遍里摩日及其近郊所有堂区教堂的登记簿的时候，他的注意力突然落到了一位在大革命前与总医院有关系的神父身上。这位神父名叫勒诺阿。我百分之百懂得，这两个相似的名字，这几乎是一致的谐音，“勒诺阿”与“雷诺阿”如此和谐的同韵，为什么会引起这个研究者的好奇心，尤其因为他在以前早就查到过一个当法官的勒诺阿，是那位法官于一七九六年为雷诺阿夫妇完了婚。既然容许为构成我们宇宙的元素去分类而想象出成千上万个不同的方法，那末为什么某些方法不可以靠声音而非得用概念来区分呢？我父亲原对所谓“智力”持怀疑态度，所以他很少能赞成这种想法，而雨共先生的反笛卡尔主义的热情也得到了补偿。他在勒诺阿教士主持宗教仪式的医院教堂的登记簿上看到了下面一段话：基督纪元一七七三年一月八日，我给一个新生的弃婴洗

礼，并且为他取了个弗朗索瓦的名字……”雨共先生从他的发现中引出以下的看法：根据习俗，没有出生证的弃儿只能给取个小名，以后他的译名常常借用他养父的名字。在里摩日，有些人姓雷奴阿，这样，有人大概随便给弃儿取了雷奴阿这个姓名，出于何种原因则不得而知。

二十三年以后，即一七九六年，弗朗索瓦娶一个名叫安娜·雷尼埃的姑娘为妻。婚事书记员听取了简单的口头声明后承认了丈夫的姓名，记下了雷诺阿三个字。这对夫妇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自然不可能发觉拼写上的错误。于是，随心所欲的书记员为我们家创造了一个合法的姓氏。

下面是渥拉尔^①在他的大作《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身世及其作品》第二章开头说的一段话，他是以雷诺阿的口吻说的：“……我母亲常对我讲，我祖父出身于贵族世家，恐怖时代^②家破人亡。他是个被人捡来的孩子，由一个名叫雷诺阿的木鞋匠收养。”

我非常欣赏渥拉尔这本著作，但是我们也不应当把它当作福音书。首先是因为雷诺阿有时喜欢“威迫”画商，其次，更为重要的，因为渥拉尔是个幻象大画商，他生活在幽闭的梦幻中。我父亲评价这本书时常说：“很好，这是本由渥拉尔撰写的有关渥拉尔的书。”他似乎觉得，写有关他的传记那简直是一种幼稚的游戏。他说：“如果这件事能使他开心，那我看不出有任何不当之处。”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反正没有一个人会去读这本书。”在这方面，雷诺阿猜错了。

有关雷诺阿对遗传的某些说法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孩子出生



2. 雷诺阿 《母亲》

① 渥拉尔 (Ambroise Vollard, 1868-1939): 法国著名画商、传记作家。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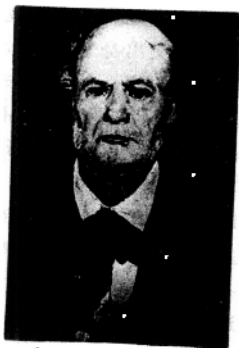
②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1793.5-1794.7)。——译注

后，是父亲造就了孩子。可是在他们出世之前，还有数以百计的各种影响，那是无法找到踪迹的。莫扎特^①的天才或许来自公元前一个听了芦苇中的风声而感动的希腊牧羊人的身上。当然，我是想说值得继承的那一部分遗传特性。有关风湿或茶花式大耳朵的问题，人们总可以在祖辈身上找到原因。”他又说：“相隔几代，人们可以培育出一匹赛马，然而制造德拉克鲁瓦^②的秘方还鲜为人知。”又有一次在谈到他的看法时还说：“父母的作用在于聚集一些神秘的力量，不仅是人的力量，而且还有森林、大海的力量，艰难的和安逸的生活的力量。”最后他下了个结论：“李子核里长不出苹果来。”可是他又立即改口修正了他刚才的断言：“孩子的优缺点大多来自养育他的父母。被波西米西人拐走的王子也会像波西米西人一样偷鸡摸狗……不过也许在他偷鸡的方式上还保存着王室的某些东西。”

如果说雷诺阿对他祖父的称号并不那样热中，那末相反，他对祖父被一个制作木鞋的工人收养一事感到高兴：“我想，假如我诞生在知识分子家庭里，那我成了什么样的人呀！我得花几年的功夫才能摆脱他们的思想束缚，才能如实地观察事物，也许我的手脚会很灵敏。”

他常把“手”这个字挂在嘴边，并且根据手的动作去判断新来的人：“这个人你看见了……你看他是怎么打开香烟盒的……一个没有教养的人……那个女子，她的食指往上撩头发的动作多潇洒……是个好姑娘。”

他也常说，这是双“笨手”，那是双“巧手”；这则是双“布尔乔亚的手”，那则是双“妓女的手”。一般来说，人们总是一看某个人



3. 雷诺阿 《父亲》

①莫扎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②德拉克鲁瓦 (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 法国画家，代表作有《自由引导人民》等。——译注

的眼睛，就知道他是否诚挚。雷诺阿却观察手。我们以后慢慢地将会发现他很难接受公认的一些社会准则。头脑辨别力的所谓优越性的观念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信条。假如有人要他按价值的顺序列举人体的各个部位，那末他将肯定无疑地首先从手开始。在我家的一张旧写字台的抽屉里，我至今还保存着他的一副质地细腻的灰白色手套，那手套的尺寸实在令人迷惑不解。加布里耶尔^①说：“一个男人的手这么小，使人难以置信，可手指是那么修长。”倘若我们的某一个先辈要对雷诺阿的手负责的话，那末在想到木鞋匠粗糙的手之前，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更习惯于弹羽管键琴而不是洗衣的贵妇人的纤细的手。现在我再回过头来引述雨共先生提供的有关资料：

弗朗索瓦婚后在里摩日定居，当一名木鞋匠。这对年轻的夫妇一共生了九个子女，长子列奥那尔生于法兰西共和历第七年穰月十八日（1799年），以裁缝为业，周游列国。他于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圣德与一位专做连衣裙的女工玛格丽特·梅尔莱结婚，后来回里摩日居住，有七个孩子，前两个早年夭折，以下是亨利、丽莎、维克多、我的父亲皮埃尔·奥古斯特以及出生在巴黎的爱德蒙。下面是雷诺阿出生证上的正文部分：

列奥那尔·雷诺阿，裁缝，现年四十一岁，住圣德·卡德琳大街，于今日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前来市府，当面向里摩日市长先生的助理展示了一名男性婴儿。该男婴由他现年三十三岁的妻子玛格丽特·梅尔莱于当日清晨六点在家中所生。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取名为皮埃尔·奥古斯特……

我曾祖父于一八四五年与世长辞，我祖父随即迁居巴黎，其时我父亲年仅四岁。他在首都长大成人，对在里摩日度过的幼年时期内的回忆很快已经消失。雷诺阿一向把自己视为巴黎人。在那个时代，罗浮宫前面广场的出口处不是杜伊勒利宫^②花园，它被杜

① 加布里耶尔（Gabrielle, 1879—1959）：奥古斯特·雷诺阿夫人的表姐妹，画家的一个模特儿。——原注

② 杜伊勒利宫（Les Tuileries）：王后卡德琳·德·美里西的宫室，位于巴黎旁。1564年开始兴建，此后200年间不断扩建改造。1871年被毁。——译注

伊勒利宫挡住的，该宫已在巴黎公社时期被烧毁。如今这块空地上一年四季繁花似锦。可是奇怪的是，在一八四五年那个年代，那地方房屋栉比鳞次，阿尔冉斗依街穿过中央一直延伸到河边^①。这些宅宇由华洛瓦人^②于十六世纪兴建供皇家卫队中显要侍从的家属居住。那断墙残柱，以及纹章的遗迹，足以证明他们当年出身之高贵。最初高贵的主人早已让位于不太走运的继承者。我祖父就是在这些屋宇中租了一个套间，与他全家安顿了下来。

人们会暗暗发问：国王们怎么可能容许这么个低贱的邻居几乎住在他们的鼻子尖下呢？在这整个区内，小胡同纵横交错，别具匠心。内衣都晒在窗口，而厨房里飘溢出来的又可以揭示居民的籍贯。我们今天依然很容易去想象这最后一个特征。社会的进步没有促成法国烹调标准化。在巴黎，从锅里冒出来的热气可以向过路的行人表明，这是勃艮第人在用五花咸肉煨红菜豆，抑或是普鲁旺斯人在做蒜泥蛋黄酱。

我父亲从皇族对待来自民间的这些嘈杂声和对气味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上看出，“资产阶级之前”的风土人情依然残存着。“民主制取消了贵族的头衔，而代之以十分幼稚的荣誉称号”。他对现代都市被划分成贱民区、资产阶级区和工人区等这一现象表示憎恨，“他们把美丽的城区搞得阴森森的”。突然他又愤怒地说：“我宁死也不愿意住在巴希^③。”在他看来，巴希是某种替罪羊。“首先，巴希不是巴黎，它是建筑在巴黎门口的一座巨大的坟墓”。他谈起过一位前来求他画像的女士，他拒绝了，因为“她可能是巴希区人”，似乎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

“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利普并不那么自负，因此他并不觉得住在老房子里的这些邻居妨碍了他，而雷诺阿一家人则认为亨利国王的后裔为邻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区里的顽童很快接受了这个

①指塞纳河。——译注

②华洛瓦人(Les Valois)：法国卡佩王朝的一个分支，于1328—1589年统治法国。——译注

③巴希(Passy)：原为巴黎的一个郊县，1860年并入巴黎，成为第16区。——译注

小里摩日人，而且容许他参加他们的游戏，其中最受欢迎的游戏要数“宪兵和小偷”。罗浮宫的院子里玩的这种游戏没有一次不引起喧哗声和混乱的。一大群儿童总是常常撞在宫廷卫士的腿上，卫士们去找大人，请他们管好自己的孩子。母亲们出来干预，随意打几巴掌，一场意外事件总算告终，然而新的哭叫声又爆发了。这时杜伊勒利宫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位高贵的夫人示意孩子们安静下来。这些顽童好像一群贪婪的麻雀，迅速地聚集在窗下。于是又有一位淑女出现在窗口，向他们扔糖果。这是法兰西王后，她徒然地设法用糖果去换得片刻的宁静。水果糖一发完，陪同王后的贵妇关上了窗子，玛丽·阿美丽王后^①回去做家务去了，而小淘气们又开始玩游戏了。

当然，列奥那尔·雷诺阿和他的妻子以及子女是乘公共马车来到巴黎的。里摩日到巴黎的旅程需要两个多星期才能走完。我父亲对这趟旅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而我的叔叔亨利却向我谈起过好几次。他记得最清楚的，是笼罩在“流动的匣子”里的难以忍受的闷热天气，风只能透过一个小小的窗孔钻进去。启程前，雷诺阿家变卖了全部绝对用不着的东西，换来了几个苏^②。他们随身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那是父亲挑选了上等粗呢亲手缝制的，完全可以抵御里摩日寒冷的冬天。旅途中的某一天，太阳烤得比平日更厉害，小丽莎晕倒了。马车夫把她抱出车外，让她坐在他旁边的位子上，到了下一站，他还让她喝一杯烧酒，我祖父闻声赶去，想阻止她女儿吃这么烈性的酒，可是已为时太晚。

在驿站里，旅客们都围在客饭席旁吃饭，有一位旅行推销员每天晚上总是重复有关一辆马车被袭击的故事，而且声称是他亲眼见到的。说强盗强迫旅客下车，抢走了全部钱财和衣物等行李。他自己是逃脱了这场厄运，因为他当时喝醉了酒躺在车箱板上，没有被发现。一小时后当他醒过来时，马车正在继续赶路，他发觉周围的旅伴一个个像亚当那样赤身裸体，使他惊讶不已。吃过晚饭后，我

① 玛丽·阿美丽王后(Marie-Amerie de Bourbon, 1782—1866): 法国国王菲利普的王后。——译注

② 苏(Le Sou): 法国旧时辅币名，今相当于1/20法郎，已废弃。——译注